

儿童文学
| 淘 · 乐 · 酷 |

第七件 礼物

一年一件礼物，串起成长岁月
清泉潺潺流淌，滋润不变初心

王然众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童文学
| 淘 · 乐 · 酷 |

第七件礼物

王然众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七件礼物 / 王然众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5

(《儿童文学》淘乐酷书系)

ISBN 978-7-5148-2276-2

I. ①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0649 号

DI QI JIAN LIWU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丁顺华

插图: 星 萤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著 者: 王然众

美术编辑: 高 煜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6.375

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2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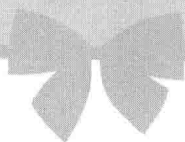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2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2276-2

定价: 17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1)

目 录



001	引子
003	一 失踪,春雨中
015	二 去偷一份试题
028	三 老妈的隐秘心事
040	四 聚光灯下的丑小鸭
052	五 家教风波
065	六 中考意外
077	七 明亮的秋天

目 录

089	八 老班家访
105	九 环保社在行动
120	十 哭泣的自行车
135	十一 倔强
151	十二 生死一线
163	十三 第七件礼物
176	十四 领悟
188	十五 清泉长流



引子

那天晚上，林铮又回到了三虎泉边。

夜是安静的，安静得好像世界上只剩了他一个人，连脚踏在地上都悄无声息，更奇怪的是，往常隔老远就能听到三虎泉泉水奔涌的轰鸣声，现在泉水也敛声屏气了。夜空中悬着一轮皎洁的明月，仔细查看，会发现明月中有一些暗影在隐约浮动，好像有谁正从月亮里探头探脑，向下窥看人间。月光明亮清冷，泛着丝丝幽蓝，如同从夜空中一只巨大无形的筛子里筛下的沙子，细密无声地洒落下来。林铮站在泉边，手扶着泉池四周冰冷的石头护栏。池壁上突出的三只威武凶猛的虎头在月光下显得狰狞可怖，大张的虎口里喷出的三股泉水落到池中，池水动荡起伏，摇碎了洒到水面的月光。池水本是清澈见底的，现在却只能看到点点月光闪耀的水面，水面以下则是黢黑一片，三虎泉变成了深不可测的龙潭。

林铮抬脚沿池边走去，原本就很光滑的石板路面现在更光滑了，光滑得失去了摩擦力——才刚一抬脚，人就倏地一下来到了泉边小小的四角凉亭里。亭中有一位少女，正背对他坐在座椅上，望着面前泛着月光的护城河水。那是佟昕。林铮向她走去。佟昕忽然回过头，林铮大吃一惊——她的左臂鲜血淋漓！尽管亭中月光幽暗，血色却清晰可见。佟昕脸色苍白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无助地望着他。林铮向她伸出手，但佟昕连同座椅一下子向后退去——在与佟昕交往的许多年里，林铮有时觉得离她很近，有时又觉得离她很远，现在无疑是后一种情况，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情况。他急忙向前跨了两步，可步子跨得越大，佟昕就离他越远。小小的凉亭在无限扩大，他和佟昕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不要说跨步，就是奔跑起来也抓不住她了。林铮看到佟昕的眼神越发绝望，看到她向他伸出右手，听到她在声声呼唤：“林铮，林铮——”

一种触电般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林铮的心，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。

一 失踪, 春雨中

林铮一看就是那种典型的城市孩子, 坐在那儿, 一直低着头, 眼睛望向地面某处。棱角分明的脸上与其说是一种冷漠的表情, 不如说毫无表情, 仿佛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, 他只是一个旁观者。

这种表情代表了一种态度, 这种态度让靳老师有点担心。





维县中学的靳老师是被凌晨的雨声吵醒的。

靳老师昨晚处理学生的问题到很晚，就没回家，在校内教师休息室的小床上躺下时已经快十二点了。他有点儿神经衰弱，边躺边想：今晚又要睡不好了。果然，躺下后翻来覆去了好半天才渐渐睡去，可睡了没多久，耳边就传来唰唰啦啦的声音。他闭着眼睛听了一会儿，确定是下雨了，脑子里忽地冒出那两句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。

从那一刻起，雨声就一直响在靳老师耳边，并且越来越急，越来越大。唰唰啦啦变成了噼噼啪啪，雨点不停地打在窗台上、窗户上。窗户附近好像有个塑料盆或桶之类的东西反扣在地上，雨点打在上面，分外沉重有力，像一个鼓手在拼命敲鼓，那一连串“咚咚”声不停地敲打着靳老师的耳膜和心脏。他知道自己很难再睡着了，看了看枕边的手机，是早上五点十分，再过二十分钟，学生们就要起床了。他索性不再睡，从床上下来，站在窗口前向外眺望。

窗户玻璃上水纹密布。窗前一棵小树被雨水洗过，变得绿意逼人。隔窗望向远处操场则是迷迷蒙蒙，连接天地的雨丝形成一层水雾，阻碍了视线。操场边的教学楼、学生宿舍楼和食堂都在雨中静静伫立。几朵盛开的伞花正从宿舍楼向教学楼移动，那是早起的学

生去往教室了。维县中学的学生是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六点到六点半早读，然后才是早饭、早自习、上午的正课。每天都有学生才刚五点甚至更早就起床了，起床后到操场上跑步、读英语，今天下雨，他们只好早早地去了教室。

早上六点钟，靳老师准时出现在自己班里。教室里黑压压地坐了七十多个学生，最后一排的学生后背都贴到墙上了——维县中学是维县最好的高中，每个班都这么多人，这还是因为受到了教室空间的限制，不然人数只会更多。靳老师站在教室门口，向教室里瞥了一眼，发现他此刻最关注的那个学生没有到。他喊了一声：“高煜康——”

教室后面站起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孩子，靳老师招手叫他出来。

“林铮怎么没来？”

“不知道啊，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不在宿舍，我还以为他早来了。”

“早上一直在宿舍见到他？”

“嗯。我是最后一个走的，走的时候宿舍里没人了。”

“昨天晚上他没再闹吧？”

“没啊，您一走他就睡了。”

靳老师点点头，让高煜康回去了。为了核实一下，他给男生宿舍的管理员打了电话，请他到林铮宿舍去看看他在不在。过了五分钟，管理员回电话说，那个宿舍已经没有人了。



“熊孩子，跑哪儿去了！”靳老师皱起眉头。

昨晚没睡好让他有点儿头疼，林铮的事更让他头疼。

其实，两个月前刚一见到林铮，靳老师就看出这会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孩子。

这学期开学初，高一年级又来了几个借读生。由于班额问题，学校对借读生控制得很严，但总有一些神通广大的家长，能想尽各种办法把孩子塞进来。靳老师班这次也分到一个，就是从省城泉柳中学来的林铮。

“泉柳中学可是省城最牛的高中了，那儿的孩子到咱这儿来借读，说明咱比它还牛！”年级主任在林铮来之前，很骄傲似的这样对靳老师说。靳老师听了撇撇嘴，他可不认为来个省城借读的孩子一定是好事。

第一次跟林铮见面，是林铮的舅舅和妈妈带他来的。

林铮的舅舅是维县人，说话是本地口音。林铮的妈妈却说普通话，衣着打扮也比县城女人时尚得多，半个小时的见面过程中主要是她在说。她向靳老师介绍了林铮的基本情况，表达了对维县中学的倾慕之情和对靳老师的信任，恳请靳老师对孩子严加管教。

靳老师一边和林铮的妈妈说着话，一边观察着坐在一旁、一言不发的林铮。

林铮一看就是那种典型的城市孩子：长长的头发遮住半个额头；虽说二月份天气还很冷，却不穿羽绒服，只穿一件黑色的短大



衣，下着牛仔裤和一双颜色很炫的运动鞋。坐在那儿，一直微低着头，眼睛望向地面某处。棱角分明的脸上与其说是一种淡漠的表情，不如说毫无表情，仿佛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他只是一个旁观者。

这种表情代表了一种态度，这种态度让靳老师有点儿担心。

见面结束时，靳老师对林铮说：“你刚从大城市到县城中学来，在生活、学习各方面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，你要积极主动地完成这种适应，积极主动地去改变，不要固守以前的一些习惯和做法。咱们学校的纪律是很严的，借读生如果做不好，是会被撵回去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靳老师这几句话语气和缓，但暗含威严，是说给林铮听的，也是说给林铮的妈妈和舅舅听的。

但这种威严好像并未对林铮造成什么影响，他仍然半低着头，只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与家长见过面，靳老师带林铮到教室，让他坐在最后一排班里唯一的一个空位上。那个位置临窗，林铮坐下后就扭脸看着窗外。一道冬末苍白的阳光刚好打到他的侧脸上，使他看上去显得冷峻异常。

靳老师注意观察林铮平时的表现，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家长让他来借读的原因——他对学习并不上心。他上课不说话，不睡觉，不违反其他课堂纪律，也听课、记笔记，按时完成作业，但在做这些事



情时，总好像有些心不在焉，好像只有一半精神留在这儿，另一半不知跑哪儿去了。发愣是常态，走神儿是常态，因此学习效率低下也就变成了常态。他对周围同学——整个环境似乎一直有些隔膜，而且似乎是在有意保持这种隔膜，并不想与同学走近一点儿，融入这个环境。

林铮给靳老师的感觉是：他是维县中学的局外人，并且很满意自己是个局外人。

“局外人就局外人吧，只要别给我惹事就好。”靳老师想。但他同时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开学两周后的一天晚上，靳老师在学生宿舍值班。晚十点半，熄灯的铃声已经响过，各个房间都暗下来，学生们开始准备入睡。靳老师在走廊里做最后一次巡视。走到自己班宿舍所在的楼层时，老远就听到从林铮宿舍传来的阵阵吵闹声。他疾步赶去，推开宿舍门，里面顿时安静下来。借着几个熄灯后还要学一段时间的学生在床头、桌上亮着的小台灯的灯光，靳老师向房间里扫了一眼，便看清了双方对峙的形势：林铮自己站在窗前，窗户大开，初春的寒风汹涌而入；以高煜康为首的几个本地孩子站在林铮对面，背朝房门。听到门响，他们一齐回过头来，高煜康手里握着一根断掉的拖把杆。形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程度，晚来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靳老师先训了高煜康几句，把他手里的拖把杆夺下来，然后听双方陈述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是林铮嫌高煜康晚上不洗脚，脚臭，就





开窗通风，一开窗，高煜康又嫌冷，双方互不相让，越吵越激烈，终至剑拔弩张。林铮说高煜康是“乡下人”“不讲卫生”，高煜康说林铮“事儿太多”“故意找碴儿”。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，看来积怨已非一天。最后靳老师各打五十大板，同时批评了两个人，让高煜康去洗脚，林铮关窗。事情暂时平复下来。

令靳老师真正担心的是林铮的眼神，那是一种只有这个年龄的某些孩子才会有的桀骜不驯、无所畏惧的眼神。这种眼神靳老师曾在以前几个无法无天惹了大祸的学生眼中见到过。有这种眼神的孩子，什么学校纪律、老师管理、对方人多，都是统统不在乎的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是敢玩命的！

靳老师找林铮谈了话，告诫他对借读这件事，要有正确认识，要端正态度，不能带着情绪，意气用事。“你还记得你来的第一天我和你说过的话吗？男生不爱洗脚算多大的事？你本可以好好跟高煜康说，犯不着闹这么大概，就算他不听，忍忍不也就过去了？”

“能忍的忍，不能忍的就不忍！”这是林铮对靳老师谈话的唯一一句回答。

这句话表明靳老师的口舌算白费了。

“林铮，我可把该说的都跟你说了，你要是一意孤行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只能后果自负了！”靳老师有些生气，他觉得他已仁至义尽。

林铮就像埋在班里的一颗地雷，不定哪天谁踩上就会引起一场



爆炸。

这次踩地雷的是姚帅。

这次事情的起因更小更微不足道：昨天下午第三四节课之间的课间休息时，林铮的一个笔记本掉到了地上，姚帅在教室里和别的男生嬉闹，不小心一脚踩到了上面。他还没看清踩的是什么东西时，林铮就猛一下把他推倒在旁边的一把凳子上，令他差点儿摔倒在地。姚帅火了，起身还击，两个人发生了短暂而激烈的打斗，幸好教室里同学多，一帮男生一拥而上，把他们拉开了。本来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但在接下来的第四节语文课上，正上着课，林铮突然发疯似的站起来，抄起桌上一本厚厚的词典就朝身后不远处的姚帅掷去，姚帅猝不及防，脑袋挨了重重的一下。他也发了疯，捡起词典还掷回去，教室里顿时秩序大乱。

教语文的孙老师是维县中学德高望重的老教师，面对这混乱的一幕，当即气得浑身哆嗦，让班长火速去叫靳老师。靳老师刚好也有课，班长推开靳老师正上课的班级的门，惊慌失措地向他报告了班里发生的事。靳老师一听，课也不上了，立马回班——这件事使两个班的课都停了下来。

回到班里，孙老师正指着两个人训斥，盛怒之下，手都直抖，声音是从没有过的严厉，简直震耳欲聋：“这是什么学生！什么学生！你们眼里还有老师吗？还有一点儿校规校纪吗？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孙老师一阵剧烈的咳嗽，脸涨得通红，靳老师急忙上前给她轻拍后背，



让学生去倒杯水来。

安抚下孙老师，靳老师喝令两个人到办公室去。一问，林铮说姚帅上课时在后面小声骂他，他气不过才动手的；而姚帅说他根本没骂，他只是在读语文课文，林铮听错了。两个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，孰是孰非靳老师无从分辨，而且知道事情的真相永远查不出来，就算去问周围的同学也没用，就把两人狠狠训了一通，让他们面壁思过写检查。重点训的是林铮，靳老师真的很生气，在他看来，林铮这次完全是小题大做无理取闹。挨训时，林铮两手背到身后，仍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的惯有态度，但靳老师看得出，他的训斥不能伤到林铮分毫。对林铮来说，挨训仅仅是违纪后的例行程序而已，把程序走完，这件事也就过去了。

此时第四节课已下，学生们开始去食堂吃饭，准备上晚自习了。靳老师没心思吃饭，给姚帅的爸爸和林铮的舅舅打了电话，让他们立刻前来。整个晚自习，他都在等两个家长来，跟他们谈话。姚帅的老爸五大三粗脾气暴躁，刚听靳老师说了事情的大概，就当着老师的面抬手重重地打了姚帅脑袋一巴掌，那“啪”的一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起来是那么清脆响亮，让林铮的心都跟着一抖。他还要打第二巴掌，被靳老师及时制止了。姚帅可怜巴巴地捂着脑袋躲到一边，待老爸重新把头转向老师，和老师谈起话来，才快速地朝他瞥了一眼，眼里射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怒火。相比之下，林铮的待遇就好多了，舅舅只是象征性地数落了他几句，然后就恭敬地和老师谈话。舅舅一